

鶴臺先生遺稿

自七至八

~ 16
650
4



16
650
卷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七

長門而瀧長愷彌八著

若太中伯禮校

傳

綿貫叟小傳

叟姓綿貫名源周沙摩郡火坂彌邑人家世服於田
畝中農夫也叟為人簡質古奇眉鬚皎白目精炯炯
稍比中年委家事於其子無一所問從容乎其意之
所適而樂以老矣性好談見人則語無復所擇焉予
歲或一再到其廬到則出迎立談入則箕踞而談圍

其則旁觀且語不問聽不聽而其語多迂闊不近人情者然而天下四方之事無所不知也大焉天地盈虛之理古今盛衰之迹朝廷政事之得失海內郡國之異同小焉卿大夫之美惡工商細民之利害語儒則程朱諸子之道仁齋徠翁之學語佛則法性法相之旨天桂鳳潭之說巫祝醫卜百家曲藝無不知其槩略也其見士人也猶農夫無所敬屈而人亦不愠其真率蓋天性云予以夫潛伏幽谷而知四方之事少長畎畝而聞華夷之道農夫而與士人相善此豈不太奇乎蓋古之逸民隱居放言者之徒邪非邪及

其歿也惜之爲記予之所知以傳云

碑誌

田坂君碑陰文

君諱長温字子恭本姓竹中六郎右衛門君第二子出爲田坂半右衛門君嗣自幼好學受業東陽津田先生後遊周南先生門其學益進最長於詩勿論古詩選體至唐明諸家無不品隲諷誦者及其情與境會奇思擘擘累篇立成所著灞山集三卷行于世矣君爲人恭儉沈敏有幹事才初自書院郎選爲公近侍病免後將署右職以病不就善處於世其與俗子

接言未嘗及文藝人或叩之擬議摸餽如憤憤者故
人不知其有才學也又善賞鑒刀劍古董無所遁其
品目而非不得已則未嘗為人發一識也其韜光如
此是以雖儉忌人無復媚疾君者也天賦尪弱屢罹
奇疾病肺數年終不起矣享年三十九惜乎既與之
材而不盡其用嗚呼天也其謂之何君元配久芳氏
先卒繼配桂氏生一男嗣家葬于川島善福寺君臨
終手書絕命辭辭曰天生斯人不假其壽是邪非邪
於我何有

雲臺米原翁碑陰文

米原氏其先雲州尼子庶族世爲其長臣至平內左
衛門寬綱君守州高瀨城洞春公滅尼子也君僞降
及山中鹿介起義君亦舉兵據城應之及藝兵來攻
城陷逃入新山城亦陷君存沒世無知者初及城將
陷其臣進藤某携君妻子潛出城匿藝酒家近藤氏
先大夫天德子愍其遺孤取而育焉稍長遂命爲室
老食祿三百石稱三郎左衛門君諱寬道後薙髮號
道吸歿其子長三郎右衛門綱高君嗣次平右衛門
俱貞君出嗣財滿氏其次正左衛門道貞君別仕三
郎君歿其子長仁左衛門寬良君嗣次平次兵衛信

澄君嗣財滿氏仁左衛門君歿其子平右衛門綱利君嗣此時有故削田降列爲中士無男取君爲嗣君諱綱道稱新左衛門號雲臺本姓橫山四郎兵衛君第三子年甫十二以餘子給事智生子後數年而出嗣米原氏事文子在職勤勞數十年實相子時選居師傅之職少之以老成歷練與三輪延年共爲邑宰及今大夫立辭宰以無人于主側復入在獎匡之任時內子尚幼在室君兼教育之少之轉館判事尋陞列室老都管館事有年矣年既七十乞骸骨不聽居三年忽患偏枯懇請老乃得焉命給廩米以養病終

老時時使人存問賜藥且進其子籍不編隊列邑中以爲榮云君爲人寬裕強力爲上不束爲下不犯巽以出之強以成之其執事接物終始用此故奔走勤勞於仕途者六十餘年未嘗有譴責加其身而賞賜之數有踰同列是可以見其獲乎上信乎友也君元配其家女先歿繼娶粟屋氏子男五女二長某病廢次定直出嗣長松氏次道直出嗣橫山氏次綱良嗣家女適佐久間氏皆元配之出李明綱嗣陶山氏女適土井氏皆繼室之出墓在奈美山先塋之次

雲門曾先生墓碑

君姓曾諱原字子泉花名內記號雲門周防州問田
邑人本姓益田父曰五郎兵衛藩大夫益田氏庶族
而世爲其室老其支有族增野者蓋君流寓之時變
名姓去增之士爲曾氏自少好學彊記師周南先生
既廩國學精敏博覽一時爲諸生之冠矣藩醫師重
見氏請養爲子學業於京師君益修經術文章而不
屑奇眩經脉之術也請運矣藩不聽焉遂乃辭假父
歸本族竟客居京師下帷講授盛唱徂徠先生之學
生徒益進鬱乎爲儒林翹楚於是自諸王公卿至畿
內侯伯諸大夫相延爲賓師名聲藉藉四方矣君雅

欲遊於東都觀國之光且有所稱述以游揚國家隆
盛乎不朽也尚矣去歲秋扈皇使某公東來館于京
橋柳坊書生素聞其名請業者日臻戶外屢恒滿矣
居少焉君未服東都地氣至夏忽爲淫沴中泄利不
已涉秋變爲滯下困憊日甚終致不濟九月廿九日
卒得年四十六嗚呼哀哉方今海內耆儒碩師相繼
物故後進英特之士屈指已幾當今之時維持斯道
不使其遽趨第靡陵遲者獨非如君之徒其人乎而
天之不假其年其謂之何時余亦在東都以與君同
鄉且有兄弟之分其門人諸子謁勒石於其墓而余

之遊泮水也。先於君而不相及也。君之去國也久矣。是以共同其師而其契未深。是安能得知其行事履歷之詳而傳諸不朽乎。雖然君遺其寡妻與藐焉諸孤而客死遠方。內無功麻之親外無義故之在。是其後事將孰所顧託乎。而其門人諸子相共經營襄事。使其寡孤有所託足不至顛覆者。豈非以在三之義不可以已。而君之德有足以動物者乎。是余之所以不敢辭其謁而承役也。君所著文集若干卷。行于世矣。配江彦根某氏有男二。皆幼葬於東都深川養心寺。銘曰。

壽邪天邪。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邪蘭邪玉邪。推也。惜焉無窮。邪欺魄邪。散木邪。君子之所存。固不同邪。

錦溪小田君碑陰文

君氏小田諱仲孺字子信。稱久兵衛。別號錦溪。周熊毛郡三井邑人。家世農畝。君父以才幹選為縣吏。君弱冠以父功勞補竈關尉。務通海運。輕征税。發姦摘隱。客商居民便之。轉山代縣吏。令器重君。乃勸令革弊。除害民信而懷之。至出金助公室之急者。君有一言則不用官司契券也。去年藩行均田之法。君以選看督船木須沙。諸縣賄賂屬託。一無所受。度廣狹視

肥瘠課稅廉平毫不容私姦豪斂手小民無怨譴之聲以功進爲世臣周鹿野邑隸山代地寒民貧逋稅歲積田多汙萊於是選君爲丞吏民畏服不敢欺犯在邑一二月乃條列禁非懲姦賑窮勸農之政將次第舉之叵何罹疾不能視事賜告歸養竟不起矣實明和紀元冬十月十二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器識過人應變不窮剛決不撓潔已不吝其所友交皆知名之士亦與予善每盃酒相會未嘗不移晷盡漏矣至其辨民間利弊俗吏姦曲忼慨激切無所忌避而其行事從容必期成功可謂奇士哉惜乎天不假年

驥足無所展也噫君無子養山本氏子爲嗣葬於邑藥師菴

瑞恭夫人功德碑

夫人者立花氏柳川興源侯第五女長門侯大江重就朝臣適室也初侯在支封長府時娶夫人旣而入嗣宗國則爲宗國夫人性貞靜賢明有婦德善歌詞嫺女儀閫政肅整御下有法而瑟琴和洽有內助之益其於妾媵庶子輯穆慈愛之迹可見矣舉三女一男長女適土佐侯次適久留米世子次夫男治元朝臣立爲世子夫人夙奉大法修專念淨業受五重之

秘於祐海上人法謚號瑞泰院祐蓮社高譽豐安壽
英大禪定尼建白業之堂於明顯山使安衆結社專
修常時不斷念佛以為普濟之慈航焉今年春罹患
荏苒至大漸猶尚住不退位無想而逝矣實夏五月
十七日也享年三十有八葬于紫雲山瑞聖禪寺先
塋之次以與祐海上人有師資之契設牌位於本山
建石以勒其有功德於法門云爾

宇土山川矩負配中野氏碑陰文

孺人者中野氏元君第四女諱佐乃山川矩負君室
也天性婉順有婦德自幼好讀書諷歌幹理有暇披

卷為樂善事姑先意奉承每得其歡心而其教育子
女嚴正無姑息之愛而其於婢僕雖有愆過未嘗譴
責之無見嫉妬之色者家道肅整而亦不失雍穆之
迹如此今茲罹患而卒明和六年乙丑秋九月朔也
享年四十有六葬於南肥宇土圓應寺孺人有二男
一女長矩道君以倅為侯暫御次東吾君出為中野
氏嗣子女未字矩道君從予學焉今年從侯在東語
予曰甚矣小子獲罪於天也母氏有病不得侍湯藥
聞其喪亦不得奔焉而人臣之分也未如之何已願
得先生之一言以使母氏不朽則庶乎足以償不孝

之萬一矣。予悲其志，乃按狀叙述，以勒碑陰云。

法林夫人墓誌

夫人姓池田氏。吾先君泰桓公諱吉元，嫡配。備前先侯諱綱政女也。貞享乙丑十一月九日生於東都備藩邸。自幼貞靜，習於婦德。年十七嫁于先君於豐浦邸。內政肅然。後先君襲封本藩夫人。從來泰桓公卽世，觀光公諱宗廣以庶嗣立，猶幼。夫人視猶自出，愛撫備至。國有大議，咨決夫人。老成嘉謀，有所倚賴。是以自國政諸大夫無不尊奉者。齒益高，望益邵。今年寶曆辛巳二月八日無疾薨，壽七十七。葬於東都紫

雲山瑞聖寺先塋之次。自稱未亾人。後奉法受戒，法謚曰法林院壽昌淨榮大姊。

阪翁墓誌

翁諱時存，初稱九右衛門，後改九郎左衛門。本姓矢島氏，直之君第三子也。齠齯聰慧，有幹器。甫十餘歲，師周氷上山僧，正行海學。書受四子五經。元祿癸酉，從行海游京師，謁關白藤兼熙公公，奇其夙慧，賜自作畫并贊一幀。由是知名。藩士阪九郎左衛門時澄君無男，聞翁才器，請以為嗣。乃為阪氏寶永甲申翁以善書自游，倅選為書記。別受俸從泰桓侯東觀，有

年庚寅時澄君卒翁襲祿乃為西曹佐吏國相府謂之西曹

累遷右職擢長史正德甲午以議事不合辭病去職

享保丙申藩支封德山侯國除翁奉命往檢閱官館

府庫安輯士民夏六月竣事歸秋九月召為東曹掾

東觀相府時藩新興學官翁與周南先生恊心贊成謂之東曹

凡自殿堂門塾制置至春秋祭典文武課業書生既

廩百爾式度皆翁所裁定也壬寅以病辭職癸卯藩

翁主歸薩摩侯命翁勾當裝遣交禮事越春正月往

東都夏四月禮成賞白金若干秋九月歸冬十一月

再就前職東西往來殆無虛歲者十數年丁未賞翁

積年功勞增祿若干戊申議政與東相爭忤意辭職

居三年辛亥春東都兩邸罹災命翁總管營構明年

壬子關西旱蝗經費不支命止工役翁獨謂侯東觀

在近數千臣僕何所寄居乎且中道而廢費亦不貲

乃召大匠告諭懇悉誠款工徒咸感服期雇直於他

日而功力倍勵遂亟成功觀光侯賞賜時服白金癸

丑七月歸甲寅七月出為周山代縣令蓋以山代僻

遠阻深豪猾為政細民失業逋租負調困弊相仍不

可繩以常科且姑借翁於民云爾翁乃請一切便宜

從事至則興發賑貸擇有司讞滯獄抑姦猾除疾苦

爲政五年。吏民生息。安堵樂業。侯召見慰勞。賜金元文。戊午。復召爲東曹掾。壬戌。老病辭免。是歲。刀禰川大水。武總諸州大被其害。乃命列侯大興卒塞決。本藩亦奉命。於是遣大夫諸臣督役。而都管之任難於其人。乃起翁爲都管主事。凡土木薪芟錢穀出納工役課程等一切掌之。而捷堤高厚之度。功課會計之方。最得其宜。政府乃命列國取法焉。凡五閱月。竣功。翁謁南郭先生。勸成績立石於武崎玉郡鷲宮。旣而上績。東都賜時服白金。侯亦慰勞。賜衣服黃金。延享丁卯正月。以刀禰川功增祿若干。二月擢爲封內諸

縣總監。謂之郡奉代班列上士。明年戊辰。朝鮮來聘。館長赤馬關周竈門關藩命。宍戶大夫迎諸赤馬。請翁爲佐。供帳備辦。餼養如數。宿謝而行。歸賜白金若干。是歲翁齡七十。冬十一月。䟽乞骸骨。翁長不滿七尺。不脩儀觀。好沈深之思。凡所裁制。規畫無不皆遂。其功者性寬恕。有容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其在職也。擢拔人材。不受私謁。議法定令。可傳後世。奉公夙夜。家事一無所問。省不急之費。不損下益上。治姦贓之原。不苛察傷物。秉心剛正。讜言不撓。決獄定罪。公平不移。其再去職。夷然無所芥蒂。及其老成。歷練明決。如

割應變無窮其在東曹建議國邸置漏又鑿井深十數丈及泉蓋東都諸街坊引溝水地中汲之其水濁惡國人來東往往不服水土病且斃者不計其數矣置漏鑿井以還皆免其害到今人受其賜可不謂大陰德乎翁素好學志道而仕途不優不能博覽史籍其於聲色貨財飲酒技藝一非所嗜且晚年患眼是以致事之後游優卒歲而無所消遣唯其憂國之誠未嘗忘諸懷也乃纂錄其所履歷宦途事蹟益於人者為若干卷名遺塵抄以貽厥子孫又著骰子選格圖歷代帝王圖并行於世矣寶曆丁丑春二月侯養

國老於學翁召宴賜帛明年戊寅春侯考績行賞翁以前功增秩若干蓋特例也人皆榮焉侯嗣立以來國用不足士民困乏太以為憂聞翁老而忠誠不衰精神猶壯乃召入咨詢時務翁從容對以仁政之本節儉富國之方引古徵今剴切事情侯以為賢恨召見之晚待以不次將有大用之一藩人士聞翁召對刮目日望新政惜乎歲不我與用不盡其才病卒壽八十一知與不知無不痛惜者會葬臨哭者五千餘人送終之盛未有如此也翁元配時澄君長女生長君卒次配其季生女一男一亦先卒後不復娶女嫁

粟屋勝忠男春善出嗣爲高杉氏長君名時連字伯連以才望自子舍中出爲周山口令累擢見爲西府長史次君亦屢登膺仕并貞幹著稱子姓振振蘭玉叢生豈非積善之報乎翁以延寶己未冬十二月十一日生於周山口縣寶曆己卯冬十月二日卒於長秋府唐笥里宅葬光明坊莊遺命不贈法號題阪翁時存之墓云

東郊和智君墓誌

君氏和智諱棟卿字子萼號東郊花名九郎左衛門鎮守府將軍藤秀卿之裔也北條氏時實成君初稱

和智當戰國時其子孫自相移藝信濃守治卿君仕洞春公天樹公其子將右衛門由卿君先卒嫡孫將右衛門元次君爲承祖仕天樹公大照公其子藤兵衛元實君仕大照公泰巖公無子養山內氏爲嗣稱藤兵衛資實君仕泰巖公壽德公在東都邸舍同僚發狂突至刺及相共鬪死左右無知者以鬪爭論家絕其子九郎左衛門資喬君猶幼後稍稍事白時資喬君年甫十四召爲暫御仕壽德公青雲公其配奧平氏生君君生纔二歲資喬君卒祖母賢貞撫養備至君十一歲召爲祐巖世子侍御蓋以與世子同年

寵幸無比。在東都九年。世子下世歸國。私喪三年。享保庚戌。爲武庫監。元文戊午。轉相府佐史。寬延庚午。遷長史。寶曆癸酉。病免。巳卯。爲長崎國邸監。是歲冬。轉東都國邸。留後掾。君在職。賢勞不怠。數十年。一日。侯嘉其勤敏。加祿及賜金。或服數矣。晚年患淋。家居而公室有非常事。召君咨度。君自幼好學。天才俊逸。周南先生侍讀。祐巖世子。君亦從學焉。其爲詩。摸擬滄溟古詩。歌行律絕。無不具體。晚年老蒼。頗似弇州。文則學滄溟。酷肖焉。徂來先生覽其少年之作。歎稱以爲海內之才。哉。韓客亦嘗誦其古詩。歌行。大加賞。

稱吾黨之士。無不羨其天縱者。而自少奔走仕途。職事鞅掌。不得博覽精究。以竭其才之力。抑命乎。段令天假其餘力。得小展其志。則經世不朽。黼黻國光。主盟吾黨。接武周南者。非君而誰乎。惜乎哉。君生元祿癸未。卒明和乙酉。夏六月廿三日。得年六十有三。葬於護國山。配羽立氏。生女三。長適藤井正純。次適田阪。應徵無男。養支族政房。次子履實。君爲嗣。配其季女。履實君自倅選。爲今世子侍御。

海北室老村上君壙誌銘

君諱定愷。字左中。六世祖清之。君家世仕侯家。爲著

姓當洞春公使天德子出爲天野氏後也清之君及
賜政直選以保傳任從來遂爲室老子孫相承至君
世爲邑宰或參家政凡室老數家而村上氏世受田
最多班居第一蓋以寵異焉世系事蹟詳于家譜今
不贅焉君生四歲考相知君歿王考信知君以君承
後十二歲信知君亦歿太孺人岡部氏撫藐遺孤教
育具至稍稍成立資性孝友溫雅音吐爽亮容止可
觀志道好善行已也恭謙冲接物年甫弱冠從主祇
役東州廿三歲參家政自以年少不達事體未嘗自
用事必咨詢循善如流愛人親賢急者周之寒者衣

之是以邑之士庶無不注意咸望其老成者不幸今
茲寬延二年己巳正月三日壬子患痘歿享年廿八
其初罹患也自以大人毒重庖稠証險必不自濟而
懷爲太孺人憂努力飲食語言如無所苦者間矚太
孺人不在側時時與親暱者言及後事歎息謂嗚呼
予之不弔生旣不能事君親而報罔極之恩犬馬早
填溝壑忠孝兩失死有餘責天乎天乎如之何未嘗
不歔歔流涕也主使暫御問疾賜藥時旣外剝內攻
氣息喘喘而猶尚扶起加禮服聞命拜賜其貞固如
此平生所執可知也越五日甲寅葬長榮山先塋次

君不幸三娶皆出無子以從父弟常範君為嗣女弟一人嫁德山福間氏邑人松丘子與君友善當君病也日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湯藥自嘗飲食自進遂首其膝終焉及其歿也惋慕殊甚乃謁予謀不朽予好其篤于友誼亦傷君之短折於是乎誌銘曰維命不貳或夭或長克昭厥聲死而不亾

米澤侯侍醫藁科松伯孺人寺島氏墓誌

按狀孺人寺島延貞女也寶曆丙子松伯君宦遊于東都孺人來歸侍奉太孺人已卯松伯君歸則舉為侍醫仕途靡盬不得視家孺人乃承太孺人旨幹理

家事使君無內顧之憂得一意奉公君或休暇招請親朋孺人乃議酒食使賓主無不盡歡焉平居厚於夫族而亦不失其親之意也寺島氏固豪族孺人雖生長於富華而移其習染日奉儉素是以太孺人甚親愛之室家雍穆明和丁亥秋君奉命將往東都孺人時已罹疾而猶力起省視行裝君既發疾益劇臨終囑嫂及小姑曰能為妾謝一朝溘死不得終事君子婦道有失命夫謂何願速謀議續絃使二孤有所託焉勿以妾為念哉言畢逝矣寶明和四年丁亥十二月廿八日也訃至東都君作狀乞余一言余悲君

宿學遺稿 卷之六
之意孺人舉一女一男。女配吉井氏之子。濟時請爲家嗣。男猶在緦。綠吾儕在諸侯國。遊宦千里。淹留歷年。所守其家者。寡妻焉。爾婦而不賢乎。計將無所出矣。既已賢淑。則雖有老親幼子。亦有所託焉。而今君一朝之別。竟爲終天。勿論伉儷之重。貌焉遺孤。其誰焉。依余深悲君之意。乃裁狀以爲誌。使君不朽。孺人淑德云。

行狀

周南先生行狀

代縣伯恒

先考諱孝孺。字次公。一字少助。生于周之南。鄙因自

號周南。先世爲藝人。本藩移封也。從而徙周海北。爲周人。祖考良齋先生。諱長白。字子成。初仕藩公。族海北大夫。青雲侯。初爲海北嗣子。時良齋君以師儒在其左右。及侯襲封。君從升公朝。乃移家萩府。竟爲長人。君以濂洛學倡於士大夫間。翕然稱碩師。每在侯左右。如初。君娶松村氏。生三男。長文興。君次先考。次裔昌。君出嗣多田氏。長君先卒。乃以先考爲嗣。先考幼穎敏。異常兒。及童齒。良齋君嘗試授句讀。一再成誦。稍長。授四子五經。輒通大義。良齋君家法嚴厲。其於子弟。不敢假辭色。使先考讀書於樓上。無故則不

鶴臺遺稿 卷之十
聽下先考亦專精不倦膏油繼晷當是時文化未洽
都下之書乃多方尋索士大夫及諸僧院所藏自佛
老醫卜之籍至稗官野史借覽粗盡乃蹶然有遊宦
之志年甫十九良齋君携往東都謁徂來先生是時
先生始倡復古學疑難叢起從信之士尚少獨先考
與滕東壁一意從事斯道左提右携羽翼大業名聲
籍籍四方爾後春臺南郭金華諸公接踵而臻俊彥
星會大鳴其盛云先考在東都三年業成而歸正德
元年韓使來聘維舟于赤馬關藩奉教饗賓命先考
與諸文學俱出接彼學士李東郭洪鏡湖嚴龍湖南

泛叟等筆語唱酬大觀國光語見于正德唱和集問
槎畸賞等諸學士大稱其才不置馬島兩伯陽目以
海西無雙三使者見先考諸作嘆曰不謂南方生才
如此也豈可不一見此人面乎乃請延見凡韓客之
來諸侯臣雖大夫亦不得輒見其使臣蓋殊遇云及
見賓指盆梅求詩以梅開杯爲韻其詩一揮而成賓
賞嗟不已至東都尚猶口之於是先考才名益噪於
海內享保二年奉命至東都邸侍候講讀兼侍祐巖
世子教導有方世子曰進矣屢賜金及服明年夏侯
就國從歸侍左右如東都是時候有意興學宮先考

辨順其議且從史國相諸大夫四年遂命儒臣佐源
六及先考審議學宮制乃據延喜式考中華歷朝制
參以東都學式新制類宮興釋菜養老之禮及學成
命曰明倫館集師儒廩諸生大聚典籍六藝及鈴鞞
劔槍諸科各立其師使國中子弟日日游處焉春秋
釋菜侯自臨行養老乞言之禮於是風化大行文學
之隆媿美兩都蓋先考之力居多云是年又從東觀
侍侯及世子講讀明年從歸爾來每歲從駕跋涉不
休十三年良齋君下世居喪戚易兼至是歲亦當從
東駕辭曰國家有制喪期旣闋雖然至哀之情所不

能已且老母在堂日逼哀哀瑩瑩子立侍養之人願
賜暇一年慰母氏目前且終罔極私情侯曰縱假一
年而終身之痛何盡母氏雖老猶健溫清有日強起
遂從十六年恭桓侯薨于東都就葬于國先考請從
喪歸不聽及觀光侯立又命侍講讀侯好學尊賢有
光于先侯親敬先考倍於往日侯東則從居則每在
左右顧問應對眷遇益渥元文二年春從東觀是歲
冬明倫館祭酒倉尚齋卒乃使先考代爲祭酒拜命
歸入學加祿若干侯就國也時時陪講筵或侍間燕
如在左右日爲祭酒數年立學規課諸生育才養德

訓勵不怠諸生益進侯屢入學問道試業追思先侯所以興學之盛意命先考作記勒石侯好古樂乃命先考使學館諸生肄樂春秋釋菜合樂公宮間燕亦張軒縣侯自鼓箏吹簧於是絲竹之聲洋洋盈耳焉延享二年秋患殮泄至明年春不愈辭職不聽命山子濯田望之津士雅倉彥平隔年輪次權視學務先考就家養病拜恩命辱且謝曰在其官不守其職若尸位之毀何居家不如居官之安也猶在館中與聞學務寬延元年以疾病懇求退職侯不得止從之特恩賜祭酒俸秩終其身矣寶曆元年春觀光侯薨先

考哀悼之甚病亦益劇凡在褥八年衰與老俱國相諸參政患之相共諭曰京師今多良醫若或治得其方病有少減不唯先生之幸實一國之幸也先生強起乃不得辭明年春就醫於京留三月病稍愈恐及秋涼復發乃以七月還宅何復大發終不起矣寶曆二年八月十二日也距生之貞享四年丁卯六十有六年嗚呼先考為人溫恭孝友天性其事良齋君及祖妣日夜奉其嗜好承顏怡怡未嘗見憂戚之色於昆弟宗族愷樂輯穆無少間言遇子弟得一善則賞揚得一才則推獎循循誘掖不大聲色而時時警

發令人憤悱不能已已是以從遊之士如山子濯田
望之津士雅倉彥平滕子萼田子恭仲子路曾子泉
林義卿龍彌八縣魯彥秦貞父輩彬彬而出平居不
以聰明先物不欲勝人而上每四方有請業者乃辭
曰余也不敏豈堪抗顏為人師乎君等徒慕虛名爾
無已請列交籍末其謙冲如此其學一遵徂徠先生
教以經術文章為宗文則秦漢詩則唐明為歸而博
綜強記無所不窺最精國史治亂興衰之跡至皇朝
文物典故諸家譜第閱明如指掌嘗奉命與永田
政純共選公室譜牒諸臣家譜所著有周南文集講

學日記為學初問作文初問行于世矣學既博通古
今如以自少游宦東都來往如織五方民俗人情世
態歷練諳悉故其與人語也如江河有源滾滾不盡
靡靡可聽其應物也不脩邊幅不見舐稜不設城府
而及出謀發慮處大義斷大事獨見之明至剛之氣
侃然不可奪焉是以自公室至公族巨室士庶無不
傾意推服者其在侯左右執經講析從容諷諭或燕
間應對援古徵今多所獎匡啓沃焉其於國事雖不
在其位而與為政諸大夫大吏深謀密策裨益不尠
矣如或幸而不罹重患天假之年竭其才究其力則

述作之盛。事業之美。必有大可觀焉者。嗚呼痛哉。配松村氏。長嶺氏。小野氏。皆卒。最後娶綿貫氏。子男六。不肖及弟元恒。松村氏出也。元恒出嗣厚母氏。次允升。長嶺氏出也。出嗣小野氏。先卒。次天。小野氏出也。次政恒。出嗣中山氏。次忠恒。出嗣桂氏。共綿貫氏出也。葬于府城北古萩里保福寺先塋之次。竊惟先考以關西大師。蜚聲海內。不肖不文。不能叙列其懿德。行事。使其實稱其名。以取信於後世。姑銓次一二所知。以祈不朽於名公。伏冀立言君子。幸垂亮鑒焉。

贊

贊劉備圖

偉哉帝貌。顧耳在目。垂手下膝。至哉帝智。對瞞失箸。求亮作弼。美哉帝德。結傑惟義。任人惟壹。大哉帝績。復熾炎燼。再揭漢日。

題遊山水圖

山耶水耶。孰智孰仁。非許非巢。清世逸民。

張仲景贊

是漢長沙太守張公像邪。其肖與不肖。孰能知之。雖然。和緩扁倉。其術不傳。獨公集而大成。其書在茲。千歲之下。萬里之表。猶被其澤。公之德遠矣哉。

題瓢杓

浮江湖適漆園之適乎。將掬水踐箕山之迹乎。寧一飲從亞聖之樂乎。

題雪中芭蕉

雪厭芭蕉。是無何有之鄉。爭似夜雨蕭蕭。愁人不敢斷腸。

漢壽亭侯贊

鳳眼蠶眉。棗面朱唇。青龍偃月。赤兔絕塵。英烈之精。為物為神。聰明正直。威靈常新。

贊衡山圖

維南嶽邪。七十二峰。鍾造化秀。中天芙蓉。

垂釣圖贊

桐江嘉遁。狂則狂邪。孰與渭濱。鷹揚邪。

陶隱居贊

山水可掬。松風可聽。一瓢猶擲。况宰相名。

七福神贊

戟刺貪者。椎擊奢者。扇場仁風。囊藏智惠。其德如是。然后百事如意。魚亦可喫。絃亦可樂。

太公望贊

樂天竢命。維渭之濱。其釣維何。與周殲殷。

銘

硯銘

赤水之珠。罔象所獲。混沌之竅。陳玄所索。

又

子墨翰林為臣。為鄰不朽之業。職爾之因。

又

確乎石公。據斯方城。翰林子墨。俱是客卿。事業不朽。

脩辭立誠。

紙銘

蔡倫肇造。萬世被澤。陟釐麗爾。斯代方策。立言經世。

匪爾誰託

藥籠銘

毒以祛毒。金石草木。視古御今。功成亭育。

說

忠信說贈松丘士安

松丘子謁予曰。不佞自幼從先生而學。然道之大也。未能或所得焉。而今承乏為吏。事之靡盬。不能復挾策肄業。則終無有所得乎道。爾雖然。力不足者。中道而廢。願語所以脩身之方。瀧子曰。古之君子。脩身將以共諸國家之用也。孔門四科。可以見已。夫仕不優。

而不能學焉。則文學姑置焉。今子之為人，辨於口，敏於才，則言語政事，何容於予言哉。亦唯思所以進德也。已。蓋君子之道，治國家之道也。故仁為大矣。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也者，仁之質也。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忠信之義，是已事君也。以之共職也，以之接人也，以之所以脩身也。而仁可庶幾乎書曰：陟遐必自邇，子其念茲。

意菴說贈西村子

蓋醫猶將也。藥猶兵也。隊伍奇正，金鼓旗幟之法，備而始可與言戰已矣。然猶未也。至背水沉船，挫銳擣

虛則存乎其人。也。徒能學兵法，不知合變，不敗軍喪師者，幾希。霍去病曰：願方畧如何耳。豈不其然乎。夫周官以降毒藥之所設，衛生之所述，九竅之變，九藏之動，五分之燹，八減之齊，緩急奇偶，宜攻越發之法，可謂明且備也。而後世求能得十之六者，猶且不可得焉。世之為趙括之徒者，何其如是之多。古曰：醫者意也。君之命，其居其在斯乎。君之大人，有泉石癖，君亦同好。凡一草一石之所排布，位置粲然，轟然，無有不得其法也。而至培植所厚，蒼蒼幽邃，有丘壑之致，天然之趣，則其意匠之所獨得，有不可得而言者也。

以是其意之畧而執範合變。眊死生之度。施剗殺之。齊則其於疾病也。死傷也。何難之有意之時。義大矣哉。

祭文

祭大亨小野君文

維寬延辛未月日。友人龍長愷爲位。致奠哭而告故。小野君靈曰。嗚呼。君家世儒。炳乎大國。良齋先生創。基海北。周南先生。紹述培植。關西楊氏。孰不矜式。穀貽維何。熊羆其夢。昆季五人。伊君爲仲甫。比齟齬。乃不好弄。篤生茂誕。天誘其衷。繫在緼縕。見遺依復。出

子異姓。厥志所勗。發憤夙夜。勵精誦讀。五車四部。勢如破竹。維斯先生。領吾學政。育英畜髦。執藝并競。從在泮水。思樂游泳。進取不已。文而有行。步驟邃古。志期千秋。毫翰一揮。追琢琬球。嘯咏忽理。咳唾琳瑯。後進之士。孰克與儔。臭味所同。冥契締歡。每思命駕于流水園。風雅古今。揚扃討論。今而已矣。邈焉河山。天之與奪。固不可律。旣渥其寵。賦以蕙質。曄曄藝林。揚葩吐馥。又被肅霜。秀而不實。有生有分。壽夭何貳。泰山秋毫。未視其異。樗散蕭敷。有時乎毀。膏明桂香。寧傷其脆。嗚呼哀哉。尚饗。

祭小女阿雪奴文

維寬保三年癸亥七月朔壬午越六日丁亥小女阿雪奴夭越廿九日庚戌父長愷與母世良氏率兄君平弟升平薦清酌野蔬以告小女靈曰日月不居爰及卒哭嗚呼汝之生也受年纔三而得日不滿九百一朝之疾溘焉遺予如借嗚呼哀哉去年夏秋之交病驚將喪氣息奄奄殆于屬纊予與汝母抱持顧復拮据孔劬天之未厭稍稍得蘇乃喜汝再生以庶乎命之無蹶今而一期宛乎逝矣嗚呼哀哉嗚呼汝語言日通聰明日闕抱聽從之性稟貞靜之姿路人猶

憐况汝父母衣巾翫好之猶存嬉戲啼笑之無有予與汝母每飯如有竢而將歸當寢如有從而未至聽瑩乎心目恍惚乎夢寐嗚呼哀哉嗚呼汝骨肉歸復于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雖則無不之也汝之猶無知何四方之爲唯知有父母之家已其往何出精氣之爲物永安於汝父母之室嗚呼哀哉嗚呼汝之死也殤而無服何其短促古昔聖人制禮有所底極情之所隆而禮之所殺俯而就之不敢背焉雖然乎哀痛之無已不知所以裁之茲薦成事其斯如在嗚呼哀哉尚饗

祭阿野翁文

維寬保三年癸亥八月壬子長門國公族海北君家臣阿野氏歿於東都國邸越十一月十二日辛卯薦卒哭事遺老桂忠晴請寵長愷作文以告其靈曰嗚呼子自弱冠事文子爲左右暫御以小心謹密擢掌出納命奔走辛勤蓋三十年矣頌而不譏諫而不驕歷練時事曉通典故人臣之義如子可謂備矣已文子卒罷職稱疾不出乃及今主自長府來立也子以先主舊臣選居師傅任十年于今矣蓋當主未成人爲無町涯則與之爲無町涯爲戲謔則與之爲戲謔

逸遊田獵擊劔蹋鞠從好從爲一不迂其所欲游焉息焉假以歲月微言諷譎巽以入之稍稍脩之以先主典刑使主日月成器而不知所以然也師輔之道如子可謂盡矣已及主旣成立以公族貴參知國政令聞輿望有光於文子也去年冬本藩奉命塞刀禰川決乃使主之武州總督有司今茲春竣功入朝拜賜遂留東都爲侯述職大相矣而子之從主猶影之於形也主之賴子猶左右手也彌縫匡翼之力實爲多矣而其志老而益壯奮而不顧身櫛風沐雨履霜冒雪跋涉孔劬遂罹寒疾而猶殫精盡慮於職事不

肯就牀蓐以致使疾日漸遂不起矣夫昇平百年四方無虞雖有忠臣烈士亦安所立臨難死事之功乎然則方今時歿官於境外者豈復高枕終牖下者類乎哉則於子之志可以無憾也已雖然主未及而立家無老成而子之齡未及致事尚猶十年乎則天之弗弔其謂之何予也今年八十矣顧既往邈焉蓋予之所薦文子者數人而慎終若始以成文子之明者特子與輪子已而予也既老矣輪子亦老矣子則大休嗚呼哀哉

告辭

告松丘翁辭并序

松丘翁以前月六日卒士安在儼然喪服中書以請予曰昊天弗弔降茲大艱罔極之恩未報蓼莪之戚無已願得子之一言以怡先人之靈則庶乎足少陳哀薦之誠展悽愴之心矣蓋先人及病革召余兄弟者於膝下曰噫吾死也近矣顧汝等自幼從隴子而學古之道則段使不能成德達材而亦可以不至貽恥於汝父母也吾亦無憂者死而瞑目已矣又復何言夫禮稱家之有凶葬祭勉從薄矣乃詠國風一首以述死生亦大矣而不與之變意遂絕口不言三日

而歿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願得請
 子之一言以告先人之靈也予尚記客冬翁訪予語
 間從容言曰予也年既迫桑榆餘光無幾而猶且奔
 走夙夜不遑寧處則知不免人之譏笑也雖然家世
 蒙主大恩不知所以報之苟有所用予則服勞奔走
 東西唯命不敢以衰老為辭是予之所以酬素志之
 萬一也亦可以槩其為人也予已因士安知翁翁亦
 已知予則士安之請何其可辭則作文使士安敬告
 翁靈云

嗚呼翁秉性廉介特立不群訥而必信推而少文方
 而直已色不假人為吏為長其清如水晶出星入張
 而不弛權貴側目不撓如矢其從何道孫吳甲越抵
 掌而談奇正出沒老矣矍鑠霜肅風冽貧富不入窮
 約斯固信天之命死生旦暮託風述志奄歸其素嗚
 呼哀哉

策問

私擬策問

聖人之言性也氣乎胡教之言性也理乎聖人之言
 命也天乎胡教之言命也報乎夫氣也者無知也而
 無所不之也何人之與動物有知而草木榮瘁而金

石之頑乎。鬼之靈於幽也。聖人彰彰乎。言之氣其果靈矣乎。老父之結草。叔子之求環。其氣之未散乎。生之果不再乎。薪盡而火傳。其於氣有當乎。道生一也。造化之母也。其於理。亾當乎。禍福之於人也。天乎。何先覺之聽瑩於是。非乎。于公高門。陰德之彰於後乎。何堯舜之有朱均。伯宗之亾。後伯道之無子乎。顏子之夭。商臣之壽。天之果與善乎。禍福之名。因分而殊。時有通塞乎。分也。時也。其孰使之何。天之不明乎。匪自天降。唯人之所召乎。胡教之三受引滿。何其纖悉不遺乎。均之神道。勸懲之設。以服天下。何天道之難。

謀而業報之無爽乎。世之有惑於聖人之言也。莫大焉。諸君子請有解之。

擬問諸生策

凡生于天地之間者。自飛沈蠕動。至一草一木之微。莫不各具其材。以供天下之用矣。人也者。受天地之中以生。及于其至也。可以贊造化之巧矣。故並材天地。和光神明。若夫飽食暖衣。無所用其心。則為無用。長物已安。在於受生于天地之間乎。故農工商賈。各守天職。以供天下之用矣。士之生也。食天祿而居細民之上。天之所命。其所職者。何既受天命而為士。苟

不達材成德則不能供天職也無知之則已若或用焉者則何以乎從事何道而可以免竊生于天地之間不若草木乎諸子審諸

上梁文

新脩周防州娑摩郡大崎玉祖神祠上梁文

粵覽載籍恭稽古昔天孫膺運肇垂八洲皇統王化暨還實賴五部神靈維斯明神來鎮山陽懷遠柔通威服方命群醜經野理疆立食阻饑烝民恩信所加豈翅一州蒙福功德如此誠宜萬世享祀有佻官廟在周舊邦棟宇宏構以報溝洫之力塗犧蠲陳茲秩

歲時之典及夫王風不競朝紀既紊四海日尋干戈萬姓久苦塗炭當是時也神怒鬼怨祝融降災廟宇烏有神之去思不可度思民之仰止何焉依止維吾先侯敬神為民慶長新規元和重脩茅茨率由大古淳風椽楹比視當時儉素自爾以還歷年已久瀆就傾圯僅庇風雨今侯襲封繼絕脩廢之政紹先追遠之志孳孳不懈日新一日嚴命職司新脩殿宇雖不比往昔之壯麗而有踰近古之規模工徒奏功祝史揆吉爰舉脩梁伏述輿頌
兒郎偉拋梁東 民庶子來新闕宮幸遇昇平無事

日共聽介雅落成功

兒郎偉拋梁西威稜千古護黔黎螟蝗蝨賊敢為

害雷雨烈風曾不迷

兒郎偉拋梁南男茲稼穡女茲蠶衣食足時知禮

節因何官吏得貪婪

兒郎偉拋梁北輔弼開基君子國神績洋洋誰得

稱萬年裡祀報之德

兒郎偉拋梁上可識大東元氣旺時和日月無過

行年豐海水不揚浪

兒郎偉拋梁下天國封疆建白社君子萬年福如

山神明眷佑錫純嘏

伏願上梁之後神大悅豫風雨順序瑞麥兩岐家飽

百畝之私嘉禾三登國餘九年之蓄至治馨香以薦

明神吉祥熊羆于祚公室山河帶礪之盟永傳不朽

社稷民人之福庶流無疆

引

法橋河野氏昭業卷引 代人

昭業卷者先朝內出宸旨而下吾法橋河野玄庸之

牘也今稽牘言推年紀其所稱上者某帝也稱院者

正親町太上皇也其內僚宮人無知為何人玄庸者

周州三丘人。世爲士族。辨而善書。長於脩辭。仕先大
夫。元政君常從軍中。爲書記。嘗會轅門多事。而手筆
不曆者。三日三夜。昏眩顛地。竊歎謂人困一至此。與
吾不復從事。刀筆矣。歸而治脉家學。之京遊太醫令
橘道三門。驅逐駿逸。縱橫方書。其業大進。云當是時
得以方技侍謁天子。大得宸眷。出入禁闕。今讀牘之
言。猶且天威咫尺。光芒射人。將隕在下。是其得上眷
之隆。可推而知也。嗚乎。醫賤技也。君子鄙之。然其事
之於民也。甚急矣。蓋民之病於命者。二焉。凍餒貧困
從外而攻。疾病厲羸。從內而苦。耦者不濟。則民死於

下矣。夫從外者。抱匭者爲之父母。至若疾病厲羸。自
非石液草木之毒。經于良醫。則不得免焉。范文成公
賤時。常祈不爲良相。爲良醫。蓋急民之憂也。論古
先聖人制。耒耜架宮室。鑽燧垂裳之時。汲汲乎是義
旣興焉。予深感河野氏之志。蓋旣不可從。刀筆如夫
與卿大夫。供治民。孰不願之。然亦不可得。轉求所之
遂折其才之志之強。而治濟民之技。其義亦高矣。讀
牘之文。至稱活藥師。審斯言。非進帝之技。效驗較著。
神術昭明。豈得有此之稱耶。迺有所濟於當世者。可
概知也。蓋其志成也久矣。法橋在京數年。而歸鄉深。

爲帝所惜事皆在牘之文。寬文某年拜爲法橋。某年
年六十六而終焉。事大夫元政君元俱君二世云。法
橋治技之後嗜書不已。從三寶院藤公而受業。深得
其法。今也手澤猶在。嗚乎。若法橋其亦奇士哉。子某
亦稱善醫。與予異時不相及矣。孫某今歲六十。肥大
善。謹性和寬。弗似挾技者。余父執也。子通習字。玄悅
簡淡有諸生風。與予善。皆良醫也。周中亾。出其右者。
而世重大夫君父子。俱恐牘之蠹損。裝潢轉軸。詢名
與記曰。是牘也。將昭先人之業於來裔。余因其言。題
曰昭業卷并記。

題跋

題兼好真

兼好者拔俗之士也。其書究盡人情世態。有裨世教。
且富風雅。想見其風標清高。間雅迥出塵表者乎。今
見此圖狀如胡僧。是邪非邪。不得起其人於九原。以
爲憾爾。

題王右軍畫像

東床坦腹。天韻可想。蘭亭之集。照映千古。黃庭換鵝。
亦是一段奇情。古人曰。書掩其德。宜乎。雖然。無其德。
其韻則書亦不如此妙哉。

題節軒翁真

黃髮白眉鳳眼大耳粹容仙骨是節軒翁乎翁為人質厚清慎好學不倦行已有恥自明倫館判事累擢右職至浪華國邸監守人咸以為榮焉今年既八十有八猶尚聰明不衰杖履亦健幹理家事貽厥孫謀豈非天祐吉人乎予自為生負時辱翁忘年之交是以謹題其真云明和庚寅仲冬

題孝行圖

夫孝者百行之本也故經曰至德要道書曰孝友施有政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若夫老萊斑衣弄雛

剡子群鹿求乳蔡順分椹越火黃香扇枕溫被丁蘭刻木定省陸績懷橘歸遺王祥躍鯉來雀王褒攀栢守雷黔婁嘗糞禱天趙氏兄弟爭死田氏同居樹榮魯直侍疾嘗藥皆其至性足以動天感神也

題意真真

人間大夢須臾覺九十年來只一睡是公翁先卒一夕口占所示子姪翁諱嘉勝稱意真又號謙翁本州產以瘍科針砭盛行都下寶曆初公召見給俸遂列侍醫為人謹慤奉職夙夜勤勞不懈雅尚靜退有泉石之癖結屋平安湖上庭築假山恠松奇石位置天秩

清葱芬鬱。有物表之。致退食之暇。洗竹灑花。掃葉擺苔。白沙璀璨。不惹一塵。其胸襟灑落。可以知也。齒及大耋。聰明不衰。一朝死乎。無疾而卒。其平生所養。可以見也。其嗣意菴子。請題其真。於是乎書如其生平履歷。詳於墓誌。是以不贅。云明和紀元冬。

題明詩帖後

璋瑞上人。受具以來。篤志求道。遊方多年。徧尋海內名德。覃研顯密。秘道行益邵。遂選住本州養學院。接武其師。為諸道士大先進。每年入金峯葛城。修法苦練。不怠矣。天資敏。敏練行餘力。遊戲藝園。賦詩屬文。

理詠國風。最工臨池博究。書譜閱翫。法書不釋。其書日益適上。獲者享拱壁也。客歲秋隨例陟金峯。歸則入京。執謁聖護法王。留待後令。客舍無事。乃取明人詩。分書五體。以消一日閒。書林額田見。以為奇貨。可居也。乞其徒不已。遂乃流傳人間云。

題歐陽詢墨本後

歐陽率更真蹟。余未得經見。而淳化停雲等搨本。所存。可以槩見焉。近年此方坊間所出。曹娥碑九成宮。千文登岱。諸帖皆俗工所翻刻。安能知古人點畫使轉之法。藏鋒露角之訣。失之毫釐。繆以千里乎哉。所

以摸刻不良不堪大雅之採覽也余友玖珂源君子
孟自少好學兼有書才專精臨池所獲名家之蹟親
手摹搨以貯其家者多矣而此本最為精妙蓋結構
之體整而裕勁而溫如印印泥如錐畫沙肥不剩肉
瘦不露骨向背使轉之美於是乎可觀焉為信本真
面目豈其容疑乎

題徠翁真蹟後

徠先生以命世才振起斯文海內有識之士莫不
景仰欽戴之至或得其心畫雖片言隻字千金享之
遂至有狡黠之徒臨摸贗作以居奇貨者至其真者

實難焉石州佐君有裕所藏高古雅健其為荆山之
璞固不容疑焉予嘉其志于古道尚慕夫子為題其
後云

題徠先生真蹟後

明和庚寅夏六月余西歸道峽經猿橋驛里長幡野
英積出迎道左請入少憩乃捧出物先生手書五奇
說并花崎大月一聯及雪翁詩雪翁蓋田省吾別號
也醫師小宮山甫安在座語曰此物先生所賜也主
人每恐百年之後或失守或蠹敗還造化是以欲摸
刻墨本以為其副以廣傳於海內於無窮也嘗聞先

生名待其時也久矣。今日幸蒙一臨冀乞一言以題墨本。後以取信於後世也。余謂當今物子之蹟雖都下亦難得焉。雪翁之書亦所希覲。而今猶家藏五奇。可六謝劣如余。遠聞其名待其來得適其願。可謂奇之又奇者矣。因謹題其後。主人節寡婦之孫云。樸實謹厚有節婦之風。時余患眼筆不隨意而其需不可辭。其日投宿於初雁驛後書。

題周南先生真蹟後

此為周南先生壯年謾筆。先生羽翼徠翁大牖聖學。後進之士孰不景仰。則雖其片言隻字亦宜珍襲。德山大夫奈古子獲此蹟而請余藻監。於是乎謹識。

題徠先生真蹟後

徠先生書王維和韋主簿溫泉寓目七律為博文堂藏。近來世之工書者學先生書。并偽刻印記。往往欺人。真贋相亂。非具眼者不可得。而辨識焉。此蹟高古雅健。雖無印信。而其為親書。奚容疑焉。尊信其教者所宜珍襲也。寶曆壬申季夏拜識於平安客舍。

雜文

雜文

夫疾醫之為術雖賤乎。而先王之子視斯民不可不

鳥書寶高 卷之六 三十一

救其天札也。於是乎立衛生之方。周公之分職列諸中士。以為施仁之一端也。范文成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也。夫士之得志行於天下也。回轉天日。燮理陰陽。立德當時。流澤萬世。是良相之事也。醫之術雖小。乎其志則同矣。遇不遇則天也。樂天安分。素其位而行。君子之事也。故醫之為道也。依好生之德。以利物濟世為心。不視貧富。不聽毀譽。不淫色。不酒。酒不惑財。不視異物。而遷唯疾之視。如偃僂丈人。承蜩如輪扁之劉輪。包丁之解牛。而後始可稱良醫也。已。

香取
文圭

此一條
取自
大奈古
卷之七
醫論

夫士也者。居農工商賈之上。成德達材。以供天職。古曰：止戈為武。又曰：戡亂為武。又曰：神武不殺。又曰：有文德者必有武備。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之勇。社金革死而不厭。匹夫之勇也。好勇疾貧亂也。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無義為亂。小人有勇無義為盜。惡勇而無禮者。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也。夫勇者。生於習者也。是以舟師不惧水。圉人不惧馬。

習使之然故為士者射騎劍槍凡百武藝不可不習
 焉習與性成其勇不可勝用也雖然非履忠孝據節
 義賁育之勇亦足以禍其身也已故孔子曰君子義
 以為上有勇無義為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孟子曰好
 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也蓋血肉受諸親衣食受諸
 君吾身豈吾之所有乎哉如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君
 辱臣死公戰輕命舍生全義以顯父母貽芳子孫此
 所謂君子之勇也如恃膂力乘血氣果敢無慮此所
 謂匹夫之勇也為士思諸

天孫之降臨也奉天命以御寓內神道設教以服下
 土二帝三王之有天下也奉天命以建道作禮樂以
 安臣民夫安天下者天子之所以奉天職也奉祖宗
 安臣民以事天子以保社稷者諸侯之所以奉天職
 也夫臣不奉其職則獲罪於君天子諸侯不奉其職
 則獲罪於天故任賢納諫閑邪遠佞愛臣懷民蠲福
 節用國富民安先一國之憂而憂後一國之樂而樂
 者諸侯所以奉天命也

筆語語至短者多不錄其詳見長門癸甲問樞

朝鮮諸學士

鳥書

卷之二

四

恭惟二邦運膺休明保合泰和講信繼好皇華遠來
時惟玄冥司令履嚴霜涉堅冰超重溟冒絕險而旆
旌悠悠徒御不驚節鉞至此實是二邦景福天人護
祐之所致也敢賀僕姓隴名長愷字彌八本州秋府
產家近鶴江臺因自號鶴臺以文學仕本藩為世子
侍講今特承命接伴諸公親望精光奉陪下風何幸
加旃又僕一二門生及豚犬輩從僕未至冀得觀上
國羽儀拜諸公羊采伏以諸公海嶽之量何擇涓埃
枉蒙容接得待函丈為幸益甚

又

聞諸君九月發東萊十月來馬島岐藍阻風淹留數
月今纔到此其間艱險之極無聊之甚豈得無雲橫
雪擁之思乎况歲華行盡海外逢春鄉關萬里感愴
可知矣是以吾藩命有司凡待使賓使其如歸家而
館舍隘陋供億不備邑鬱益甚雖然自此至浪華一
泓禊海列國之地左右環繞不如大洋海之不視涯
涘且陽和布氣海波清晏祥風護送遙臻浪華何慮
之有請少慰旅况暫開愁眉

又

安德帝廟在此山初帝卽位幼种外戚平相國清盛

擅權一門為公卿者二十餘人。驕僭無度，朝綱大紊。於是右武衛源賴朝起兵關東，山東有源義仲，亦舉兵應之，聲勢大振。平氏遣軍征討，諸軍皆失利奔潰。平氏乃奉帝蒙塵，據攝州一谷城。義仲入京，恣其橫虐。賴朝乃遣弟範、賴義，經誅滅義仲二將，乘勢攻陷一谷。六師御舟保讚州八島，義經冒疾風怒潮襲其不意，帝復航海東軍，追及大戰壇浦。官軍敗績，於是帝外祖母二品尼抱帝時八歲挾神璽腰寶劍，口占海底有都之什。没海平氏公卿將士宮女命婦沈海者，不知其數矣。實元曆元年春三月廿四日也。軍散後

葬帝此山後，又陵上建廟，歲時享祭。其側有平氏諸將墓，廟壁畫侍女保傅諸臣像。北廂壁畫自帝降誕至没海平氏榮悴源平攻戰之圖，是以自王侯至士庶緇流，凡有風致者，經過此地，無不詩歌以述懷古之情。往年貴國僧松雲者，有弔古作爾後來聘，賓僚皆有賡和，共藏廟中焉。諸公亦豈得無覽古之情乎。詩以繼往蹟，如何僕此行有鄙作，敢瀆電覽。

又

僕自少好學好遊，而薄宦所羈，不得遂素志。雖然東遊東都平安西遊長崎海內名勝，粗得經遊海內，知

名粗得交遊。又接見清國人物，荷蘭諸國人。今又得邂逅諸君，何憾之有。但未得博窮群籍，為可憾耳。

又

登覽龜山，足以少慰羈愁也。凡此邦名山勝地，多屬浮屠或神祠，誠如公之言也。龜山所覽，東北本州地，有陶元山、巴巫乾、滿珠島、東岸，則豐前州文司關隼人祠、新羅碕、百濟野、楊柳浦、大里，皆在一矚。凡法令所束，孰勝鬱悶，而不敢自恣，是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和生詩見惠，高和至感。至感昨請一揮，染已領。南成二公之賜，獨不得公之心畫為憾耳。

又

僕固不文，不能書以盡意。慙媿尤深。新羅碕、百濟野，往昔三國入貢，所繫舟處也。其側又有高麗港、白馬塚。僕亦不知所在。所乞心畫，謙遜見示，益以歎服。僕之所請，非以其巧妙，永以為他日之容顏也。王弇州曰：畫精神五百年，書精神八百年。然則與不朽之大作，共傳家以為珍也。幸勿推辭。又前日旁觀，同知長洲公醫負丹崖，揮筆甚佳。如可得請，則公幸從史之。

又

除夕一別，東行三千。春芳既盡，溽暑方至。諸君祉福。

龍臺遺稿 卷之六
竣事而歸。恭喜恭喜。僕以四月初旬往。竈關以俟。諸君不意龍節久淹於浪華。日夜東望。引領為疲。竈關之泊。亦以夜深發。以早晨不遑。通問。悵望益深。遂逐仙舟而來。幸得披青雲。不堪欣躍。草生山生。秦生及犬兒。皆不得重奉。登仙無分。為憾耳。各奉書詩。且使僕多多致意。

又

大阪之變。實出不虞。使臺自引罪理。雖或當然而無妄之禍。皇天豈不鑒諸。至如諸君。其復何慮之有。而義不敢為弄翰墨。以消遣。可見深體三畏之心也。不足以慰翹企也。

又

徂徠之學。以古言解古經。明如觀火。如朱子明德解。與詩左傳不合。仁為心德。有專言偏言之目。其說至管仲而窮矣。古者詩書禮樂。謂之四教。四術。士君子之所學。是已。豈有本然氣質。存養省察。主一無適等。種種之目乎。聖人之道。敬天為本。徂徠之教。亦然。敬天守禮之外。豈別有操存實踐之法乎。諸如此類。更僕何盡。是僕之所以有疑於程朱也。

又

諸君一片婆心。僕敢不感佩。而唯懸空詆呵。徂來已而未蒙明舉。似其教與先王孔子之道相齟齬。處是僕之所以不得默契也。且此方無經義策士。用朱子新註等之制。是以士君子之學各從所好。且此方封建之治。與三代同風。非漢唐之所得與比也。君臣上下之間。恩義相結。猶家人父子也。是以納汙含垢。不用皦皦之察。而海宇大治矣。夫紫陽綱目之嚴刻。其或可用諸郡縣之世。而不宜施諸封建之國也。僕輩世祿仕諸侯國。苟不能共治國之用。其謂之何。是所

以棄宋後之學。而從事古學也。

又

諸君告別。曷勝黯銷。嗟乎。各天南北。限以大海。而一朝相逢。一面如故。倏逢倏別。而復逢。豈非奇緣乎。而自此永訣。參商不啻天涯海角。夢寐容輝而已。無涯之恨。何其得盡。伏惟諸君強仕力。崇令德。以對天眷。貴梓日。近加餐。保畱。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七 終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八

長門 瀧長愷彌八著

門人 若太中伯禮校

書牘

譯僧文覺重答大將軍源賴家書

重領教旨命以修禳災祈福之法情辭鄭重崇奉特
至實如承故幕府令音是以雖愚衷所存前既吐露
而今亦反覆前言以報至意夫祈禳之法莫如修善
如故幕府之重建南都毘盧殿又修蓋敞剎其功德
之大可以獲冥福感上果也文覺亦託其大庇而得

報佛恩利衆生故私心未嘗不圖所以報德也是以
晨夕爲幕下祝釐固不待命雖然殃福之臻報應之
感在善不善不啻影響何謂善濟世保民扶危持覆
恩及於寡澤被遐邇萬姓依賴仰如父母此之謂善
也何謂不善喜怒無節刑賞無度昵奸佞遠忠良醜
酒荒色聚斂貨財以奉一身樂不顧民之疾苦不知
國之傾危夙夜逸遊以縱無厭欲此之謂不善也夫
其德不善而欲招祉福請僧引巫求佛禱鬼姦僧妖
巫叨覲重精飾虛文誕以神其術妙其法然而不唯
無其應反招災害夫幕下位極人臣威震人主掌握

兵權爲國柱石故苟非慈悲精進剛正不撓者豈堪
以爲護持師乎且夫欲爲君祈福爲身求慶則宜先
祈宇內無事百姓悅樂也獨爲一身一家計者士庶
人匹夫之所爲也已近世君臣不知此理動輒修功
果設醮薦以徼身家幸皇皇上天豈享瀆祀神明佛
陀豈容諂媚若夫使幕下功德被一世國無妖孽民
無疾苦相共謳歌其德則雖不哀求懇祈而皇天皇
祖佛天諸聖何其不感格加被乎夫上古未有佛法
時本邦支那身毒皆有聖王賢王視民猶子施仁布
德封域浴至治之化黎民樂太平之業以保天祿國

祚延長其為禳災祈福孰大於此未聞堯舜湯武之君藉佛陀力以保福祿也蓋諸佛之法唯在祈速出火宅離生死證無上勝果也已幕下奉佛崇法亦唯宜祈如此雖然佛門廣大消災來慶之法亦復相傳不無其應而應不應亦唯在其人已矣觀夫世之富貴者修功德行祈禳珠玉錦繡以奉神佛民膏民脂以營塔廟徒以蠹國傷民神佛豈可以貨取乎若夫幕下不以富貴為樂而以天下為憂脩德齊政上輔帝室下治庶民則福祿之臻猶水之歸海也不能使幕下審知此理承命奔走登壇修法徒損財幣無毫

髮益文覺亦從招罪業豈不可懼乎吾聞為政猶射也及諸已也已脩已以臨何民不服已之不脩焉能服人於是乎禁令不行犯者日多不知歸咎於已峻刑以逞何補危亾乎夫至治之世豈無惡人乎戮一人而天下畏蓋至公也以至公行殺戮是普薩大行也何患惡人何畏罪報幕下熟察諸夫故幕府深知文覺之狂愚剛直幕下則否而敢言如此知必所疏雖然私心竊謂幕下生長富貴不知國家大體民間利敝苟竭愚直進苦言使幕下知所未知聞所未聞者是文覺所以報故幕府知遇之德忠於幕下也段

令因此獲罪亦所不辭。問者竊聞京師物論幕下荒
于遊田淫于聲色。怠棄政事。信任姦慝。朝無謇諤之
臣。民有愁恨之聲。卽或如所言。則安能得紹故幕府
之大業。爲皇朝藩屏。生民父母乎。以若所爲而求佛
天擁護。百方禱爾。豈有其應。文覺不敢奉命。蓋嘗聞
之一言之忠。重於千金。是以不顧諱忌。敢布下悃。夫
極諫如責直言。似毀苟非窒怒虛心。則安能聽受。且
夫欲治國而惡聞過。譬猶欲治疾而惡服藥。伏願幕
下聞過必改。徙善崇德。以保洪福於無疆。貽孫謀於
永世也。

羽林中郎將滕公

賜示錦篇。重之折簡。清思遠超。時輩乘雅尚。大異流
俗。撰恭以明公家世。親衛職掌。禁軍聖恩。特優御侮。
四方廟畧。妙運折衝。千里加之操觚。兼橫槊之雄揮。
翰具倚馬之逸。栢梁自天之唱。何難賡焉。絲樓新翻
之曲。亦易與耳。謂之鳳鳴朝陽。可以觀昭代光哉。小
人一介書生。託生草莽。越在僻遠。幸遭休泰。之運浴
文明之化。少小受訓。家庭誦習。詩書志學。旣廩國學
受業。周南縣生。弱冠負笈。江都請益。南郭服子。腹尚
枵然。安望南郡之康成。面而覩爾。深慚吳下之阿蒙。

不圖明公誤聽塗說軒冕之貴忽屈韋布之賤徽音
暗投明月篇高誼辱望木李報何其虛冲甚矣獎借
之餘命及他作兼及社中作顧是小家規模何當大
方觀采雖然千里見命豈其徒哉不捨涓塵之微益
見海嶽之大已鄙律二首祇茲錄上非敢嗣大音唯
副至意云爾二三友生有臭味之好下里同調齊奏
蛙鳴清燕餘暇冀賜電覽統祈昭鑒

又

重辱玉音薰盥披緘律詩二首光彩璨然溢戕焉乃
與曩者所賜并襲以永鎮蓬蒿何以任明公謬愛之

渥乎竊惟本邦之詩寧平之際於是為盛當是時朝
廷不乏風雅之材而草莽絕無唱酬之聲也自王風
不競朝綱漸弛上自大都下及州縣學校之政亾造
士之法廢迨乎輓近朝野無復從事翰墨者上下殆
乎七八百年甚矣世運之衰也可為之長大息也自
慶元之役歸馬放牛止戈百五十年於今運膺泰平
文化無外於是乎海內操觚之士比肩而興也乃有
若林氏木氏室氏伊氏新氏之徒及我牛門諸子嚶
嚶關關以鳴國家之盛者悉數之則更僕不能終也
而獨怪天朝諸公寥寥乎不聞有如在昔所稱晁卿

野篁勝萬里諸公其人也。是豈實無其人乎。抑將毋不佞。八陋寡聞之所使乎。何其寥寥也。乃及比辱明公高誼。三復瓊篇。則風諷之美。才力之至。便足使在昔諸公。避三舍哉。仲尼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乃知天朝諸公。實有其人。而以為寥寥乎者。則不佞八陋之所使也。嗚呼。盛矣哉。若夫明公文章。未得管窺。為可憾已。苟不棄聾聵。他日行李往來。并天朝諸名公所理詠。或屬比者。示及一二。則何幸加之。不勝屏營之至也。又承不佞有所撰述。致之左右。顧夫學識之淺。弊也。抗顏為一鄉師。授童子句讀。亦祇足以不

素餐乎天地間。云爾。烏能使立言不朽者乎。近作及門人作若干錄。上塞命。豈足瀆尊瞻乎。統祈昭諒。伏審客歲九月所賜金槭。乍浮沈於菽水。不知何物為殷洪喬乎。於是改裁。見賜益見明公眷顧之至。爾重見自仙林周介者。不佞同社友也。見今在京下。存見及則幸甚矣。

米澤侯

辱領瑤函。薰盥捧讀。承日者郊行。登本門山。壯哉遊也。五馬之貴。而兼有濟勝之具。雖康樂亦當避三舍而已。老拙脛中有鬼。不啻行步不利。跪曲甚艱。是安

能企望勝遊萬一乎三復盛什櫻花一瓶相對一醉
環堵之室俄爾富八山東叡之觀可謂大賚哉尊稿
點檢返上脚氣一二日來稍稍覺快近日趨謁拜命
之辱

小泉侯

辱領手教就悉台候綏履恭喜何加顧者余不佞往
歲於蕭寺中得一相見初挹風采自後私心至今不
忘何意疇昔再見召見叨侍間燕風流醞藉假以辭
色使人吐露情懷既而左右執事奉命見謝重複使
英伯來今復賜手書禮意鄭重書辭謙恭雖由信道

之篤亦足以見德性之美矣且重以國風之什諷詠
三復婉麗雅馴古曰詩者心所之也和歌亦然亦可
以見閣下之心也曷勝欽服小詩一首聊以奉酬至
意爾當以晡時拜趨門下諸竢面陳不一

松平君 稱慶太郎

承喻後日將作驪山之遊可使僕從後塵矣拜命之
辱然僕有事於藩邸且勝具猶艱未能遠遊敢辭所
憾者不能縱郊外幽賞為太平逸民之想以酬平生
之塵勞耳不幸何言

南郭先生

不佞長愷自違範西上今且四月矣靡日不思先生也曩者不佞以乳臭之書生妄託青雲之士乃一堂之上毛屬裡離承啓發之雅形穢筓濫陪清燕之賞喟然往果然歸撫眊發矇於是乎在飛耳長目於是乎取乃先生之有大造乎不佞長愷在三之義不報之德不可靡日不思也洛下君子有若某氏蜚聲海內試一就之大自憤憤殆白日欲寐矣某先生者博物著稱然特廣內中一書簾耳安在於不朽經世君子儒也則雖使其稱鉅宿風靡晚學亦安可當不佞長愷之意也此豈不佞生平所負豪氣不除之爲然

哉蓋觀於海者也斯其有大造乎不佞長愷也芥生無恙銳意進取因生得悉于生兄弟者大于有隱疾謝客久之未得一面小子至死確乎不易其介云得遺妙讀之而埋玉之感益深矣僧了願今學于衆領袖東門但其室之遠南北不相及爲可憾而已洛陽如此大矣苟同臭味者厯厯亦如此也斯焉所嘗薄技於其人望賞音於知己乎則不能靡日不思先生也意者先生絳帳晏然從遊益多今配令子福履所成底豫熙熙日奉瀆贈言一事教英之餘幸有見命誦高義無已時時白露爲霜伏惟爲道自重萬惟

垂炤

又

已修一書欲發未果忽辱手教開緘乃悉起居萬福
教育不倦之狀大慰企予且喜且讀乃及平先生之
訃則舌橋不下殆疑殆信而謂何其夫子而有斯疾
也薄矣哉天之於吾黨也復古之業始基矣則便傷
徠翁濟美之寄方重矣又復悼夫子威明絕涸之傷
使人情何能已已嗟乎先生冥契見背德音莫賞緼
結可知也亦唯命也夫如何伏惟為道為世無使精
神殞喪之為哉不勝下悃赴告周南祇領命律詩一

首聊展匍匐之意絕句二首奉寄感想云

又

鄉者有僧至自東都即悉老先生動履嘉亨新開講
堂于赤水上仍舊教育不倦者狀永懷大慰心尋辱五
月朔賜答鵜殿君詩并領詩佳甚乃知天之生才不
已而先生橐籥之不衰也拙和一首伏煩轉致永祿
七年神祖略地三河今川臣鵜殿長持者據西郡城
拒守神祖銳將三原某潛遣刺客刺長持擒其二子
來彼豈其後乎然則家世武人而乃有文雅如此者
可以見國家昇平之化云爾傳聞七月之交關以東

大水平沒城郭廬舍東都亦大受其害米價躍貴餓
莩載路赤水高棲無恙顧吉人天祐何慮之有近日
本藩奉防塞之命特使寡大夫毛利子總督役於刀
襪川附便祇候起居維時虜發千萬自玉昭諒

又

周網解紐而百家鋒起程朱談性而儒佛同歸嗟乎
古道之不復也尚矣不佞夙奉祖徠先生之教乃知
孔子之道即先王安天下之道也以夫先王教化之
法全在詩書禮樂君子成德達材小人移風易俗故
云詩書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則也蓋先王之時

禮樂皆以人傳之及至於孔子時周道衰矣而禮樂
之化不行故孔子問老聃之杞之宋旁訪求禮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於是乎始載諸簡策由是觀之雖其
教七十子乎亦不能如先王時禮樂以人傳之不知
不識順帝之則也審矣蓋時使之然也及秦愚黔首
也六經殘缺古樂亾失世唯傳三禮耳加之郡縣之
與封建異制則自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至於冠冕章
服之制金輿錯衡之飾飲食祭饗玉帛鐘鼓凡百爾
器物以世殊世載物以遷不可得而均焉不可得而
均焉則段使通三禮亦唯守訓誥耳將安有所用之

哉故雖炎漢之隆儒雅之行不能軼閏位比美成周也彼猶如此况後世乎况吾東方乎且也禮樂相依譬之陰陽相須而成歲功也禮不可離樂而孤行也傳云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故古之學者禮以制之樂以養之以成其德達其材德慧術知由此以出若或徒博之以文而不禮以約之則顏子之意荒矣或徒誦先王之法言而不樂以養之則無所成於道故云立於禮成於樂方今之世古樂亾失三禮不可得而習則先王之教法徒為空言已矣學者何以成德達材以共天職乎

弟子不自安也敢問垂教

又

甚矣不佞之獲罪於先生也濶焉不奉起居者二年于今蓋不佞僻在周海北樵夫野老為伍與世之君子絕交遊者十有餘年乃至稱二三兄弟者不相問聞輒亦隔年歲離索如此何人能為不佞致書郵通禮問於左右乎每思昔日遊赤水探玄珠親承謦咳於下風周旋諸子於中原者未嘗不事事宛然集于心目也歲月如墜逝者難追引領東望徒為勞結耳竊惟本邦文學自惺窩羅山二老後運屬昭融大化

日牖乃有若閻齊仁齋東涯錦里白石諸儒皆能振
起一方陶鑄晚學對揚國家隆盛之治及至吾徂徠
先生崛起乎表東海爭高大於芙蓉日出之光與千秋
白雪映照寰宇卽其從遊之士熾扇風化羽翼斯道
者乃有若先生及東野春臺金華周南諸公猶之風
雲應龍虎實千歲一會可謂極其盛矣也夫日中則
昃物盛則衰一消一長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斯道
豈獨不然乎方今海內鉅宿獨有先生吾周南已而
後生傑出寥乎無聞卽知斯道之所以漸趨衰氣運
使然也豈不傷乎然而持傾扶顛亦存其人則維風

教於將隊不使其遽趨衰者亦唯在二公耳而周南
去年患滯下秋冬之交殆將不起近聞稍稍有起色
而窘迫未已下利日數行疲勞柴瘦精神不旺年已
踰耳順所患亦如此其不能有爲也可知矣是以客
冬固辭學職歸家養病豈非吾黨不幸乎聞先生近
絕人間應酬縱情丘壑優游卒歲或傳厭都下罌麴
賁丘園于鎌倉未審然否伏惟先生斯道汗隆之所
繫千萬自重保畱餘年以對天眷不佞近狀無可聞
者僻邑乏書時披佛藏以消閒曠尋其旨有所歸而
其說大小權實參差不齊嘗取其參差者以設疑難

試彼中學者此間緇徒絜不知字無能置對者乃自
為對問又推其旨歸重發二問瞿曇復起亦難其解
而况啜其醜者乎乃知宋儒理氣之說不獨為窘孔
孟之言難合而立焉蓋佛氏不說氣其意以為體用
一源真妄一如故天台有性善性惡之說猶之揚子
之意宋儒則不然以惡屬氣質以成其性善之說立
異於浮屠爾然其旨不如浮屠之精妙宜乎不免於
非笑也又觀夫道安李師政圭峯明教之徒所著二
教通命原人輔教等論大略明壽夭禍福皆因業報
以指摘天命眩耀其道矣蓋天命之說聖人所罕言

而世之致疑於此自古且然若夫夷教所陳參互錯
綜不遺毫髮是以後世信彼之說惑乎聖言愈益甚
矣雖有運命辨命福善禍淫等論乎而論有所未盡
不足以大解世之惑也夫吾道之立天命為本而猶
且使天下後世致疑乎則將謂之何是以不佞不自
揣著擬策一通以庶幾大方君子有明解而當今之
世能塞問者意間執左道之口者其何人乎伏冀先
生發微言以解千古之惑不勝至願祇茲錄上成佛
問答一通附上賜覽書不盡言萬惟昭鑒

又

頃者山根生父子來洛問先生近候伏伏悉久謝絕人
間以全清福福匕箸猶健神氣益旺者狀大寫永懷不
佞長愷侍周南疾以三月念七入洛今猶淹留歸期
未卜日夜所事問醫索方視膳嘗藥不遑及其他無
聊之甚可知也往者遊洛屈指則已二十年河山不
異舊知知已幾使人惋愴不已已獨喜有邑子林義卿
者不佞少小之友及在國學同事周南與共筆硯不
佞在東都時彼有故去國不佞西歸之日一握手於
浪華爾來二十年而今復相見於洛而彼今有東都
行彼在吾去吾來彼往嗚呼人生離合不常如此使

人益不勝惋愴惋愴已林生欲列籍門下者久矣是行也
亦唯爲是故已先是彼以著書假託及私刊某書得
罪於諸老先生雖則無辭可以爲解而當其時京畿
間無能倡復古之業者乃彼少年壯氣銳意張吾道
遂容書賈欺不復深慮之所致固非有姦騙可惡則
其情有可恕者伏願先生海涵不咎既往使彼得供
灑掃末役而視猶不佞長愷也則亦與拜賜不勝至
願諸悉林生口招涼盃一聊供避暑適飲笑置幸甚
時維溽暑伏惟爲道自重萬仰昭亮

醫官法眼山脇玄飛

拜別之後。香不接。玉音忽辱。函教深慰。鄙懷承先生
左手麻痺。久廢筆研。意者是支末之疾。在先生術中。
猶之振槁耳。醫則剗。斂工見賜一本。謹拜盛意。披
閱文字。粲明裝潢。整麗足以致不朽也。別裝一本。使
不佞致於周南墓下。情義兼至。延陵之劍。不啻也。速
送縣家。併致高義死者。而有知敢不拜命。辱周南遺
業。不佞與縣子祺。任輯錄役。奈何天之不弔。子祺亦
死矣。然而業已就緒。請南郭服子校正。上棗在近。勿
勞尊念。九藏圖并志祭文。致自栗山子。得與而旁觀
焉。盛哉舉也。披千古妖氛。立萬世標準。可謂醫家中
一爵。何幸加之。時維肅殺。千萬自重。

又

栗山子歸。辱領手書。先生綏履精業。不倦方術。日明
益復於古。郎君珪璋之質。才識特達。夙夜孳孳。其業
益進。且客冬有鳳度之慶。奕葉顯門。濟美有託。其喜
可知也。日上壽序。鄙倍尤甚。唯恐聒蛙鳴於鼓吹。亂
蟬噪於金奏。忽蒙獎謝。慚悚交深。承諭藏志。中千歲
無同病一語。不忍割愛。刪潤未定。是實經方家大關。

繫之語豈宜以長物而棄之乎。雖然文章之道體制
爲先。篇法次之。至如字句工拙。抑又其次也。故苟不
得體。累於篇。則雖使字字窮其工。句句臻其妙。亦不
足觀焉耳。蓋當其構造。沈思深探。溟海峻極。蒼天摘
百家之英。撫千古之奇。其來也如蚍蜉。其族也如灌
木。糾紛雜沓。方寸之間。不知所以裁之。吾儕貧儉之
才。猶且如此。而况患其才多如先生者乎。苟不有所
裁判。則安得結撰中。矩體制合度乎。不忍一語之棄
旁生支蔓。所以不免乎續狗尾畫蛇足之累也。而其
失於體與法者。亦職此之由。古人所謂栢梁之餘材。

剗別館武昌之刺竹爲船釘者。先生庶幸留意。盛作
若干拜閱。卒業篇篇。佚宕不堪。擊節如其中風顛癩。
說發揮。古人未了。大公案可謂具一隻眼。開正法藏。
哉。煙噐二品。精工新奇。愛翫不釋。奉謝大惠。時維酷
暑。伏惟珍重。

副啓醫則附錄續篇。騰寫見示。滄溟云校文大役。
况乎謫劣。如不佞者。安能企及。且夫證非斥過。中
人以下。所不欲聞。是以不佞平生不敢妄檢校彈
斥人之所著。雖然先生大度虛懷。見命且其發旨。
立說也。皆所以啓迪後生。救濟斯民。則一義一語。

所關非輕豈亦華藻銜才空文無施者之類乎哉
是以管窺所及一一批書敢盡忠告亦唯所以體
切僣之義報謬愛之德也如其取舍唯在先生

又

客歲仲冬書達自文仲伏審志業益劬造詣益深不
堪踴躍見示論業一篇拜讀三復卓見確論可謂後
進警策也且承藏志并附錄將布諸海內請不佞一
言自揣謏劣豈能得贊一辭於其間乎雖然去年春
敝邑亦有解尸者故舉其所聞語以徵諸卷端云如
其取舍唯在先生耳翰墨之貺謹拜厚惠不佞近日

將踰赤馬關遍探海西之勝走長崎縱觀異方殊俗
之奇神飛心馳既久矣是以炒炒拜報萬惟照亮

又

秀伯歸至辱接手書并領新刻藏志一套佳看一種
東嚮拜受奉謝遠賜嗚呼盛舉竣功以傳不朽先生
之喜可知也并言之命修飾固陋黽勉承役遂乃得
繫諸卷端附驥之幸不啻也忽蒙獎謝愧汗浹衣已
承諭文仲諸子有解觀刑婦之舉千古疑網愈益渙
釋乃益歎先生首事之功大矣哉如其與男子異同
并子宮血海之詳具於彼書中且有圖故今不贅焉

蓋文仲之業。大乎敝邑。實為先生一方羽翼。加之千
秋之志。少壯不怠。餘力從事。亦日適上。先生勞念及
此。可見猶子之愛特深矣。不佞於彼。素有兄弟誼。亦
敢不拜命。辱不佞西遊。自夏歷秋。來往二千餘里。壯
觀異聞。亦足以廣益。益智。開廓胸襟矣。諸可聞先生
者。秀伯悉諸時維寒嚴。千萬自重。

又

客歲賜書。荏苒稽報。奈何免乎魯臯矣。蓋不佞東來
提携二兒。而其大者未服水土。感觸時氣。奄爾為畏
途鬼矣。不佞髮已種種。索莫羈旅。而離斯凶害。壯心

鬼下
誤有脫

為灰。百爾悉廢。報禮之曠。職此之由。近聞京師去年
流疫。乃如門下。亦復不免。傳染焉。果其然乎。蓋厲之
鬼然。長沙氏之徒也。深矣。於是乎得反焉。爾憂勞可
知也。此間古方未行。誠得門下聰敏精熟之士。二三
人。建赤幟於趙壁。則不出十年。打透漆桶。一變陋習。
爾先生其有意乎。不佞憊矣。日切西悲。歸途當報謁
門下。所以不多及焉。

山宗允

辱書日者。見舉玉趾。有失送迎。深以為憾。承命明日
見招。不佞講業未竟。且三日四日。為日昃。後講周禮。

之日敢辭或得半日間即當奔走執謁已禁方艾點
一一領命皆當面授講後困甚艸艸答附

又

陰雨連日正爾鬱陶忽接瑤函見賜棘鬣好個下物
足以散悶慰寂也甚大惠也當以面謝先茲布謝草
草

吉公言

公言足下無恙乎夫神交相與千里比肩則何必賴
簡牘之末以為相知心乎雖然一別半歲初接好音
則不能無各天索莫之憾已見示醫斷校檢返上弁

言蒙命且如是非說非不佞所敢當也然而既託契
末義不可辭聊刷燥吻以塞委命亦唯塵缶恥曼玉
耳竊惟使大東經方靡然復古盪滌季邪穢者其
在此篇乎庶速成上木功布諸海內時尚春寒伏惟
自留

又

前年賜書及新刻醫斷一本致自元佐生今歲正月
初達近復得客冬及二月書乃知足下方術益明益
行世之疑且懼者益甚矣盛哉承諭醫法古言亦將
布策但漢以來議論煩碎不堪收錄是固可為慨歎

也。夫聖人之道之大，詩書所載，禮樂所施，明如觀火。然而當春秋先秦時，猶有異端邪說眩惑人心者，況乎醫藥之小，雖在昔時，豈無有因水土風氣之宜，各異其術，以其技之巧拙精粗，人差其論乎？是以素難出醫人手，猶且厯駁瑣尾，不可信據。况史家所錄諸子所述，皆出傳聞之說者，安能得純粹的確衡律一定乎？世代悠邈，載籍湮滅，古之難識，豈獨醫方乎？且古書之言及於醫者，屢屢可指數矣。要在擇而采焉，爾不佞東遊，故爲二豚犬爾。而大兒者去秋溘焉，客死矣。年踰知命，遠離家鄉，奄罹荼毒，中心如割，竊恥

延陵氏之不可及耳。翰貺見慰，心深爲感激。西上不遠，其在夏秋之交乎？請拂榻而俟，諸當面晤不備。另啓醫斷，楷列鮮明，爲喜。但此間未行，近今博文堂送致數十部，庶足以置郵於列國矣。大抵此間醫人知有古方在，殊少矣。聞有嘗從事足下者，誰某三四人，未知其術果行否。卽得術精學明者，一二人爲之首唱，則風靡都下，易易耳。長府侯醫師小田雲同者，奉役久在東，今茲歸矣。欲公道入京，遊門下，親受復古之業，託不佞以爲請，萬勿見外。幸甚。

香川太冲

前賜還書卽承尊慈先令姪見背先生在儼然喪服中嗟乎鞠凶薦臻何其不造甚矣乃使不佞驚恒不已顧者尊慈久安先生膝下温清以保期頤壽且有子如先生不啻立身揚名則其於人生至願無不如意者樂以安憂而終天年其逝也宜如無所憾然雖然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大孝終身慕之乃知先生雖老而悵愴愴之意豈有所底止乎不佞犬馬之齒已滿強仕老母在堂年垂七十且也善病桑榆之光理無遠照每一思之未嘗不惕若恐懼也及聞尊慈

不諱驚恒不已者實體先生思慕之情所剗于中心也又承先生俯就先聖之禮定執三年之喪而其所抑情節哀保其遺體將以得盡於大事且假數年以成一家言傳之其人是以雖飲食起居一守禮數而將息調攝無所不用意慎疾患於未萌諭示詳悉且驚且安夫三年之喪雖古聖人稱情而立文制之乎而亦已久矣是以孔孟之時既有宰我齊宣之論勿論朝死夕忘之人鼓盆和歌之徒降逮後世議者紛然不已可見情有厚薄時有淳澆也聖人制禮之國猶且如彼况吾東方乎雖先王立禮喪服有制而

未聞能居三年之喪者。况近世喪祭一委浮圖。且國家制度多因循。軍國之政者。故服制有名無實。雖父母喪期亦唯不祭神耳。是安在於居喪乎。名教不振。彝倫攸斁。可為長大息也。而今先生獨奮然行之。雖實出于慕親至情。而自非信道之篤。據德之固。則惡能至于此乎。且也先生齡在耆老間。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者。可謂松柏之資。經霜彌堅也。或有聞先生之風而興者。則裨風化。補名教。豈曰小小哉。駟隙萬萬。再期漸近。伏惟自愛。以終至隆。

又承盛門蘭玉叢生。堂構有託。先生暇豫不異。往

曰大慰鄙懷。

又辱見示洪範五行論一篇。拜受卒業。所見已卓。議論大確。要之易洪範并列古經。薄劣如不佞。尊閣而奉守已安。敢置喙。今讀高論益欽先生才識之優云爾。

又嘗讀儒門事親。治方多用。越方者夫。病非汗吐下之。則安得撥邪除匿乎。而汗下間有行之者。至吐法。則戴人之後。無復傳其術者。是猶鼎折一足乎。雖然。千古所難。非英明特達之士。則誰能與之。伏惟先生紹述仲景戴人之志。使天下後世知所

效法也不堪下悃謹聞

井子章

日者辱賜送序反覆卒業確論卓見深切事情大非世之經生空言腐談洗洋自恣者之流也往年不佞迎韓人赤馬也服膺足下垂諭筆語從容慰藉其羈愁不鬪才鋒於韻礎間大愜來賓意得以不辱君命甚大惠也今亦奉至言以歸國見時而動則庶乎寡過矣亦足下之賜也夫大東封建之治人皇以來無與比隆者列國之政太夫士世爵祿故以儒仕者出則不得與聞其政入則不得參諫諍謀議之列或獲

於其君亦唯侍講讀備顧問也已則雖使有瑚璉之器騏驎之材將焉所施用展足乎况謫劣如不佞私竊心愧謂如有用吾者其何以乎高墉之隼弓矢安在是以黽勉事大夫賢者友士仁者雖有憂國之心而憂國之言未嘗出諸口有如虛襟下問者則不得已酬其來意亦必援前言徃行以忠告焉耳蓋世之小讀書有才諳者不審時勢不達事情輕臧否國政非議其大夫或讀宋明儒者紙列空論以為國家可唾手而治矣談經濟指摘得失強聒不信已者之前所以為人所厭射也如使其人當路於國乎予恐王

崔暹遺稿 卷之八
半山之擣破有宋社稷不啻也是不佞之所以自揣
自戒也。足下以爲如何。如其興學政育人材。則儒者
之事也。不佞將見其時而動焉。其典刑度數之詳。足
下有所稽定。庶幸見示不悉。

又

日者承諸子此日尋詩盟於高齋。余春來患脚氣杖
履頗難。雨行更甚。是以不得趨陪。未列覩永和之風
流於今日。爲憾可知也。飛揚之甚不能已。已聊賦一
律以泄弗及之感。爾賜覽諸君善爲致意不備。

紀世馨

歲云暮矣。孰能不爲利奔者。獨不佞課業已休。間居
無事。得以酬平日之勞。優游迎餞者。客中之一適。哉
意者足下亦復爾爾。茲承嘉惠。拜高誼辱獻春得間
時時枉顧。爲幸。當以面謝不乙。

高翼之

邑子田生書來。屢言足下雅思日新。理議不已。早春
赤羽集。各賦白馬篇。城門春望。諸子不能當也。壯哉
翼之足下。修辭立誠。大業日新。恭喜何堪。不佞家居
蕭然。無復所進乎技也。唯是遲遲春日。悲上國昔遊
懷足下諸子不已。薄言出遊。姑酌自慰。目送飛鴻。

詠于鱗春來鴻雁句忽復飛揚之甚臨風悵然興盡而歸歸則足下書致自田生大泄弗及之泣貞卿客冬書來言最爾僻邑無可與語者欲來敝邑遊泮中久矣然饑蝗之餘室而懸磬是以未果悒悒可知也不佞泮水之樂雖不能使無東顧之思豈無兄弟不至如貞卿無聊之甚

又

昨辱臨弔弟哀痛之切薄言所懇亦唯泄十一於千百已雖然西河之譏延陵之達亦不可不思也老兄命之敢不拜服分憂之餘辱賜祭儀清酌兒而有靈亦敢不感戴猶父之愛乎時下會業艸艸裁復諸當面謝

南宮彌六

昨夜初問精廬杯酒晤語大慰旅愁東道有主可謂多幸也今日風雨海不可超買舟上小夜川篷下鬱悶益戀戀於昨夜之歡耳絕句一首供覽二子見送幸為致意艸艸裁附舟子萬惟照亮

岩瀨子言

昨辱手書承久有眼疾閉樓暝坐湮鬱之氣無由開暢雖然足下幸有五絃可撫有南風可歌下持敬上

夫亦可觀取父母未生以前面目亦可何必患幽獨
無聊乎右軍畫贊勉強塞命畫素粗俗贊亦蕪拙豈
足以供雅觀乎亦幸足下眼華耳淫診崇人宜慎保
攝

又

風霾纔收晴暝又陰足下起居勝常為慰僕風氣所
診神不能旺彈箏含杯共廢無奈老之方至何也已
飛梅一夜松二律并投筆行一篇見示首首翩翩可
觀焉但憾松本既去不及使一覽含笑也要當郵致
追及耳梅松佳什亦當與拙作共往京師神其不頷

乎佳稿留置他當面晤

圓龜侯文學多多良子

客歲辱枉顧敝舍且見賜序一首書一函汗巾三條
不佞何幸獲長者之過愛至於斯也而會見渠央不
得草酌一盃以罄半日之歡於今為憾耳爾後欲一
趨貴邸鳴寵光之謝共語老境遠宦之情悵奈何客
春以來久患脚氣行步殊難懶與病會踈慢之罪無
所逃於足下哉三復序言書辭議論確實譬喻豐博
大非世之膚立之士所及也但如孔門諸子信聖人
譏劣如不佞者焉能敢當乎如郁離子芝參之說蓋

彼自道也亦非不佞之所敢當也足下謙冲自居可
 以觀老成之德也唯是推獎之甚使不佞不堪媿汗
 已大抵世之貴人不好學承君侯幼而好讀書是足
 下老而勉之時也蓋雖才識之士不至老成弗信於
 上伏惟足下為國自重不佞今春將歸國欲往拜別
 且謝魯臯諸當面罄茲不多及

原子良

不佞於五嶽君辱竟外之知有年于茲而未嘗聞有
 足下及辱足下書始知其難為矣且承不佞在三
 島街也屢蒙顧臨追省既往茫無所記列缺在前不

見老眊之甚其語之何甚矣足下之於學也仕途不
 優而尋師訪友不舍一別邈焉雲海阻脩猶且書問
 見及且索揮寫一言以供清覽可謂篤好哉不佞素
 拙臨池卒然塞命祇恐不免沾汗几案間之笑耳敢
 辭聊復數字以酬來意照亮不悉

芥川生

果矣哉足下以二十二日發矣勿論馬山之遊奇甚
 即經由之所應接水則余渡昆陽山則摩耶鐵柁武
 庫海之潮瀾伊那野之篠簜百爾所觀豈是足以動
 水石之二豎已不知勝具無恙乎乃足下倚馬之逸

亦復下筆不能休意已雅賞盈箱而其所以潤色温
泉者若元政易與耳必也使地下平子欲燒其筆硯
而後益愉快哉欽遲

股野才介

辱本月廿日書拜受披覽具言所以聞不佞東來輒
欲來就而恐暗投之或見怪不果乃使書舖某爲之
先容之故縷縷數百言而其文辭雅馴情禮兼至謙
恭冲雅色溢彩箋矣不知不佞何幸乃得大方君子
之誼甚高嚮往如此乎蓋不佞之遊都也將以周旋
多士之林庶幾足以廣異聞飾孤陋云爾苟有知名

之士同其臭味可以託末光則投袂趨拜者是不佞
之志也安敢妄自高門牆以拒來者之美之爲承足
下歸期在近愴恨如何既辱高誼敢不拜命公事之
暇賁然見顧相共定交道千秋之志品隲風雅豈不
一大愉快乎欽遲不備

拜崎相恕

寶生子見致足下六月書披緘捧讀覩縷數十百言
情辭兼摯謙冲自居是其爲君子之人可見也且承
自幼宦諸侯國西東三十年今也得遂其高尚之志
卜居柳塘其樂可知也又承初受業東涯先生後從

南郭金華錦江諸老而遊焉見不與韓人唱酬附刻
守山侯唱和編後者其詩清新可諷焉博綜之餘善
本邦歌詞講說源語於列侯貴人前是其學有淵源
且多材多藝可欽也不佞犬馬之齒今年六十有一
髮短齒脫日趨衰頹而羈勒在身遠宦歷年歸田未
得徒羨足下之遂初耳忽蒙推獎愧汗浹背長門癸
甲問槎二本應需呈覽其他所著亦皆不得已塞責
之作豈足以供大方之翫乎不佞客冬來患脚氣不
便拜跪行步殊難至六月病稍已則有挾筴侍講讀
之役且肥笨如牛畏暑喘月惰懶倍常困憊益甚稽
報之罪無所逃於足下也千萬亮愆或如天假良緣
得接清標共談風月以洗鄙吝之心固不佞之所願
也秋氣悲哉保畜是祈不備

另啓唱和編謹茲壁上癸甲問槎浪華所刻此方
別無副本覽後見還爲幸

又

客歲十月辱再賜書且見示守山風雅一冊東涯先
生琴臺稿序一篇見謝東涯先生書一篇開緘辭意
懇懇如面承聲咳而其謙冲推獎之甚非不佞之所
敢當也讀占春園記足下不唯能賦詩屬文兼善國

風可謂博綜之士也。東涯先生不佞少年時亦一再見溫厚長者也。文如其人。足下珍藏不亦宜乎。不佞老而善病。懶亦益甚。應酬之債如山。獲罪於世之君子者多矣。而豐草長林之性。未如之何也。已寡君恤其如此。使歸田養病。歸期在近。州州裁答。稽報之罪。伏乞亮恕。

守山風雅琴臺稿序并書壁上癸甲問槎謹頌

玄秀德

辱書淫雨連月。溽暑漸至。杖屨無恙。不勝欣慰。承前日勝集五子畢臻。雄飲盡石。歡呼倒載。而歸逸興可想也。不審足下有五君詠否。天厭之人。阻之以雨。使以得罪於長者。其謂之何。徒以恨悵至今。不得已已。圖報未能。先施所及。益以重不佞之罪。爾不知所謝。端仰。照亮。艸復不備。

北山元章

承足下與林東溟交遊有年矣。前年東溟東來。席間言及足下娓娓。不置。於是乎知足下好學之篤也。茲接翰。貺披緘。唐律二首。寧墨二笏。副焉。書辭懇款。傾注之情。可掬。二律佳甚。可諷。油烟其香似梅。難波春色。可想也。不佞病懶。一老夫已。以職在文儒。侍寡君。

及世子講讀在東數年亦人臣之分也已固無意建
赤幟於藝死以求大方君子之知也而今辱足下高
誼愧汗浹背蓋東都十數年前猶有鳩巢春臺南郭
諸先生經術文章巍然雄視一世不墜錦里徂徠之
家聲矣當彼其時弱植如不佞輩則斗筭之人誰復
比數乎而今使居益者之列藉今顏厚豈不媿於心
乎文章之道關於氣運不堪長大息已律詩一首聊
述所懷以訴老僊耳

承輯海內諸名家詩可謂盛舉哉下里巴人豈可
間廁其際乎雖然既辱高誼近作若干首附上如

其取舍在足下已

紀卓菴

辱接尺一承足下往年學業於一本堂與邑子神原
生爲同窻友又客歲周人松丘生遊浪華締交相歡
是以讀不佞文誦不佞詩而知長門有不佞者乃和
其詩而見示足以見足下之誼甚高矣不佞羈宦在
東十年老僊殊甚今茲將西歸矣途過浪華則當一
邂逅故不多及絕句一首聊酬來美耳

豐城子勛

紀世馨見致足下仲秋書書中具言博施仁術奔走

日夜不遑啓處所以欲一訪敝寓而不能之狀辭意
鄭重呢呢不置不知不佞何幸得此於足下乎又承
足下之於醫也獵方於古治病於今善哉言乎夫世
之執刀圭者孰復不謂按古御今也而自今視之元
明亦古也丹溪景岳亦古也夫自性理之學一診醫
流以還揭空言而鼓簧舍實蹠而繫梘者滔滔皆是
也是以其言與術較諸李唐以前鴻溝不啻也而既
繁謂之古何其鹵莽之甚矣蓋不佞之於足下嚶鳴
館中僅一識面耳雖然見足下眉宇乃知非甘蹇駑
同群者是其於古今之辨猶之易牙之於味乎是以

獨為足下言爾海鶴篇奇思擘擘風力兼至更進一
步列諸作者何難之有不佞凡鳥而以比仙禽非所
敢當所以不和其詩也足下亮諸不備

蹟子胤

領仲秋既望書就審足下勝常足慰緬懷足下遠宦
數年而歸鄉親戚交友相對道故話新杯酒歡洽以
酬倦遊之勞其喜可知也且貴邦古昔帝王所都稱
多名區勝境間暇則同人相携提榼執壺逍遙白雲
紅樹之際嘯詠琳宮瓊觀之上其樂亦可知也見贈
芳野乾薇云是隱君子某所手自摘其柔可茹敢謝

厚意夫昭代之化融朗薄海之內誰復恥食周粟者乎哉雖然不佞輩薄祿所羈去國三千里日日奔走羅襪化緇之衢老而未休願為太平之一逸民而不能焉於是乎感想隱君子丘壑之高致益荷足下分惠之誼不淺矣紀子大喪後仍舊游歷諸侯但至日廢宴集猶執心喪也不佞無恙勿勞懸想時惟感劇千萬自重

大澤丹治

昨辱臨顧時將朝藩草草告別為可憾耳忽接函教見惠贖儀二品垂念之厚敢不感荷乎又見需誨諭

之言蓋學問之方先儒之說布在方策不佞又復何言而命辭鄭重不可已已復陳昨所面語以副至意爾夫聖人之道在六經六經非通歷史則不明矣故學者根抵六經博考歷代制度治亂之迹本邦古今風俗時務而後經濟可得而言也可以供國家之用也文章不作則已作則當為良史馳浮華之辨立無用之論以眩材鬻名則非君子之所為也欲為良史非根極六經熟讀西漢以上之書則不能也故學問之要在讀破六經十三家耳是徂徠先生之教也何必患無良師友乎足下其思諸不佞歸期未卜伏希

宦暇再來，責諸當面，晤不悉。

富君巖

辱書曩者，嚶鳴館集足下，未至雖交一臂，乎廣人稠坐中，不得傾心晤寫於今，為憾已當其時，足下佳作適成而不欲紛擾中，投示之，今而淨寫見賜，於是不佞得初寓目於盛作書辭雅馴，詩亦佳甚，夫都下經方之士，儒雅緣飾其術以求售者，比比皆是也，而及見其所著大率不能洗滌鴟舌之習，其中一二錚錚者，亦唯稚子學語之類爾，是以不佞不能不自失於足下也，勉哉足下，千秋之業可期矣，不佞刮目以俟。

焉春寒自蓄不備

西黎獻

遠辱書，賜就悉足下動履，勝常為慰。前年承貴作山水草木畫數幀，託揚州師見需題贊，且以餘幅見惠及予，雖未與足下相識而展覽其畫，瀟灑風韻骨格不凡，大非世之俗工輕靡為習，嫵媚相眩者之類。乃知臭味所在，真風流中人也。於是不辭陋拙，以塞委命，亦唯覺形穢耳。而今獎借見及，且復蒙命題鄙言於新作，諸圖諭示鄭重，悚愧交深。雖然，既辱高誼，尚何掩拙，敢汗巖三幅，茲以奉還，其餘又復留置，以照。

蓬華佳什二首松煙二笏并領祇謝盛意外近作二
首寓目三復諸篇才思擘擘亦足以想見風采爾古
曰千里比肩今也相去二千里其謂之何時尚秋暑
千萬自嗇

佐有裕

足下從五馬而來邪不佞之在東亦自夏涉冬也夫
石長之密邇雞狗相聞而封建之限一彼一此是以
未得通竟外之交也而今辱下存命辭鄭重謙恭自
將推獎之殷傾倒之至非余不佞之所敢當也雖然
敝寓之於國邸猶之宇下乎意者足下之飲上池水

其將毋傳縮地之術乎承近候違和亦唯熊經鳩顧
所施想既渙然時步玉趾幸一枉顧冗中州州拜復

勝田寧德

閱足下所述傷寒論古義解二考錄其啓沃初學爲
濟世之津梁者裨益不尠矣蓋醫方之師古濫觴於
京師流波所漸獨盛乎中州而關中於今寥寥無聞
焉二書之行實可謂海東之嚆矢也已必也有私淑
勃興駸乎升仲景氏之堂者也足下之流澤可謂
遠矣哉不備

藁科松伯

曩者見需慈閨碑文限以明月初旬不佞雅俗事冗相仍是以敢辭今承以明年夏為期不佞雖職事靡盬而假以日月則當構思以酬篤志耳寒嚴節哀自

盧田氏 備松山人

足下東來也職事在躬靡盬可知矣而偷閒時時過不佞揚抗風雅商確古今質疑論難斷斷不置焉自非篤信好學之至安能如此乎顧不佞謏劣不能有

所啓發加以東奔西馳不能得一日之間是何以得酬足下請益之雅乎為可憾耳昨賜函教并贄儀及未歸以致重勞貴价艸艸答上當面拜謝不乙

答某人 代清末侯

接書辱領厚意感謝曷已惟余以薄劣之質幸遭清明之運受茅土賜備數藩衛加之承乏重職切膺超選乃私心圖所以對揚休命而未能稱萬分之一日夕惕厲戰兢無措已謬承推獎益茲慙愧類典之作前者蒙誨諭其或遂成績實不朽之盛事哉雖然余也億矣每懼奉職無狀罪譴之不免而背知遇之德以傷朝廷之明也則亟解印綬退歸私第避賢者之

路永全公上之大恩者固余之分爾是豈違其他之
顧乎雖非敢拒教誨情棄自安者亦唯以有所不及
已矣足下庶其諒察焉書不盡言不一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龜松
真步由氏
藏書

